

噢……嗬嗬……嗬……

苍天之神汗腾格里!大地母亲于都斤·额客!还有我眼前的高山草甸草原,还有在我的视线之外那无边的大陆和梦幻般白浪滔天的大海……

此刻我终于爬上了祁连山南麓的高寒草甸,黑河上游以东的琼布达坂,爬到了两座悬崖之间的千年鄂博前,我坐在鄂博前的草丛中歇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向伟大的神灵煨桑祈祷。我点燃了堆在青石板上的柏树枝叶和艾草,青青的桑烟喷着奇香飘向蓝蓝的天空,一只白头秃鹫在青烟消失的浩渺碧空中翱翔。我用柏树枝叶沾上瓶中的牦牛奶洒向空中。在这人迹罕至的寂静山梁上,除了风声,只有悬崖旁边的青羊打响鼻的声音,它们大胆而警惕地看着我,听着我念诵咒语的声音。在这里我无比清晰地看见,脚下的这个蓝色星球上,千百万年也只是一刹那。

煨桑的祭祀仪仗结束了。

我,一介逃亡者车凌敦多布,现在向你讲述:

如果命运不是在几个转折处让我祖父斯车穆加木参逃亡到这祁连山腹地,并且在尧熬尔人(裕固族人的自称)的鄂金尼部落成家,当然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家族,也就不会由我来记述部落里的这些往事,尽管我只是一个简单的窥视者。

从我祖父这一辈开始,我们像一块酥油融化在祁连山寂静的悬崖峭壁间,融化在尧熬尔牧人的篝火堆里,我们彻底成为了尧熬尔人的成员。从祖父抵达这里起到今天,还差几年就是整整100年了。我祖母和母亲曾说,那是因为天神汗腾格里和大地母亲于都斤·额客护佑,因为我们部落在黑河上游祁连山南麓的原乡诸神护佑:如祁连山脉十三座神山之一,乃曼鄂尔德尼雪山那骑旋风般铁青马的威武神祇;如达乌拉山巅巍峨山崖间的绿衣女神;如我们部落的秃鹫鄂博旁骑黄骠马驰骋的俊美神祇;如黑河支流鄂金尼河畔杰布尔山上的黑森林中乘大鹰飞翔的神祇……

我的宿命就要把这个族群的记忆刻在自己的心上。我的父母和部落里的其他人给我讲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往事,那些叹息般的声音和俚俗方言的蒙古语、突厥语、吐蕃特语混合的古老词语,多少有些苦涩的鄂金尼部落的方言词语,带我进入了几百年的记忆长廊,部落凄迷诡异的命运,就像是夏天徘徊在这山崖和草甸上空的浮云,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那是我之前的生命,是我的另一段生命,而这些都在我的记忆中苏醒了复活了。

炎热的夏天,我在距离琼布达坂神圣鄂博300多公里远的夏日塔拉,常常远眺南边的祁连山,还有雪线已经上移了许多的阿米冈克尔神峰。每当晚霞满天,斡尔朵河畔柳林中斑鸠的声音已经沉寂时,那凄迷、诡异而冷寂的气息弥漫在舒缓的山岗、长满金色哈日嘎纳花的原野和墨绿色的高山柳丛中。寂静而寒冷的阿米冈克尔山峰乱云纵横,令人内心战栗的气息再度袭来,浸入我周身的每一个毛孔,很快进入五脏六腑,我禁不住打起了寒颤。我相信,就是最世俗的人如果独自凝视神圣的阿米冈克尔雪峰,他的心里也会激起一种神圣的感情。

秋季刚开始的几天是连续的大雨,雨停后我凝神看着夜晚的祁连山,当年骑着阿鲁骨马的匈奴战士眼里的那个祁连山,仍然在这里静静地矗立着,只是不见了那传说中的五色马群。想到这里,一丝欣慰涌上我的心头。数千年来,这座山脉改变了多少?在我的心里,它永远是匈奴战士离开时那个夜晚的祁连山。满天星星或明或暗,而那钢蓝色的山峰又浮现在太白金星下面的天空上,仿佛蓝色的火焰在燃烧,五色的马群在驰骋。每次看到这一切,我的血液就开始在血管里快速奔涌,浑身像是燃烧般地滚烫起来。

这个神圣山脉的历史也有两面,一面是邪恶、怪诞、血腥和残暴,另一面是寂静恢弘、温情善良、自由和尊严。

新时代的风暴让许多人心灵像飞蓬一样飘忽不定,矿区和电站让这高山草原千疮百孔。急剧增加的人和牲畜占领了从前野兽出没的山岭。不管怎样,尧熬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小小的逃亡族群,依附于她的破败和忧伤、幸福和欢乐、自由和尊严。地球上所有逃亡者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我的父母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记忆中的东西讲述给我,关于他们的许多故事,还有那些活在他们记忆中的一切:稀烂的羊毛褥子长袍,伤痕累累的身体和满是乡愁的眼睛,还有他们祭祀过的伟大鄂博,赶着驮帐篷的牦牛走过的悬崖峭壁,灵性的阿鲁骨骏马,他们精心放牧照料过的五畜,他们念念不忘的高山草甸,黑河上游雪水融化成的山涧激流,秋天金黄的胡杨林和火红的皂荚林,风霜雨雪中的黑帐篷,傍晚月光下那蔚蓝色的达乌拉山巅之上的绿衣女神……我敬畏那些伟大的神祇,我相信那些先辈们的亡灵和我们这些生者息息相通,相互依赖。

任何一个或大或小的族群、部落和氏族的命运和整个人类的命运相互影响,世人共同努力塑造着地球和人类的命运,而人类和其他星球的生物相关,整个宇宙在一个神秘的宏大计划中进行,每一个人都有他独一无二使命。人类未来在银河系中的任何一个作为,不仅影响着个人的未来,也会影响到久远的过去和此时此刻。

此刻,黑夜中的部落岑寂无比,我的脑子突然又被尧熬尔语和汉语拥塞了。我的眼前出现了我家那座黑帐篷,那年秋天帐篷扎在巴彦哈喇北侧面朝东北的一个山梁上,就在那一座赭色的悬崖峭壁和一片片墨绿色高山柳之间的草地上。从那里可以望见蜿蜒流向北边的斡尔朵河和那冷幽幽的洋翔峡谷。队队大雁鸣叫着从头顶飞越。我的眼前还有我父亲从前那匹火红的坐骑——夏安格德斯,它在秋风中长啸。远处已经盖上一层白雪的山梁上,那些牧人赶着驮帐篷和家什行李的黑色牦牛群匆匆走着,不时从他们的口中发出尖厉的呼啸声、大声吆喝的声音和嗬嗬低语的声音,那些老人、青壮年和孩子们在风中赶着牲畜翻过山梁远去……

逃亡远远没有结束,而是在不断地开始。

北极樟子松

□尹汉胤(满族)

岁月历史的进程。据当地朋友介绍,那场大火过后不久,生命力最强的是樟子松,其次便是白桦,它们在焦土中孕育、发芽、生根,自然成林。其顽强的生命力,不禁使人对它们充满了敬意。由此联想到祖祖辈辈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漠河人,他们早已与这山川土地融为一体了。那一棵棵圣洁的白桦,仿佛在用洁白的颜色启示着我们,灾难对于人类来说是自然常态,身处灾难与恶劣环境中的万物,浴火重生,是人类延续至今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不也是在无数次的灾难和废墟中重新崛起的历程吗?

来到边境线上的洛古河村,只见俄罗斯的石勒喀河与中国的额尔古纳河在这里怦然交汇在一起,激浪翻滚中汇成声势浩大的黑龙江滚滚向东而去。在黑龙江南岸上,坐落着中国版图最北的一座边防派出所。在蓝白相间的洛古河村,我见到了驻守在这里的民警、村委副书记贾晨翔,以及他的妻子王晓莲、儿子北北。

洛古河的秋天,细雨中已感到丝丝袭人的凉意。据说洛古河漫长的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2度。整个冬季里大雪封山,洛古河便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贾晨翔已在这里整整坚守了5年之久。而庞黝黑的

贾晨翔,坚毅淡定的表情中,透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他站在派出所门前,以标准的军礼向我们致意。那一刻,我从心中由衷地对他涌起一种敬意。望着他警容整洁的身姿,坚实地站在祖国的边境上,使人真实地体会到,我们社会安宁幸福的生活,是由无数的他们忍受着孤独寂寞,在严酷的生活环境,用自己的血肉身躯,组成了国家的生命界碑,维护着祖国的安全与尊严。

贾晨翔是一位优秀的警官,但却是一个“叛逆的儿子”,“失职的父亲”。2005年,他毅然离开繁华都市优越的生活,告别父母故乡入伍,来到遥远寒冷的边疆,成为了一名边防武警战士。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深爱着他、理解支持他的妻子王晓莲。王晓莲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律专业,在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与贾晨翔结婚后,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优越的工作,追随丈夫来到洛古河派出所做了一名协警员,与贾晨翔共同组成了“洛古河夫妻警务室”。在祖国最北端神圣的边境线上,树起了一道最美的爱情风景线。作为普通责任区的一名民警,贾晨翔没有将工作停留在职责范围内,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通过驻村警务室将派出所的服务窗口延伸到了边疆群众的家中,深入到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努力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将洛古河村建设成了爱民固边的模范村。

告别时,透过车窗望见贾晨翔、王晓莲和他们的儿子北北三人一字排开,站在郁郁苍苍的边境线上向我们挥手,告别的身影渐渐远去。脑海中立刻强烈地放映出了这一路上望见的伟岸高大、刚劲不屈、浴火重生的樟子松……



漠河的樟子树和白桦

燕山苦荞

——献给英雄母亲邓玉芬

邓玉芬,北京密云人,战争时期,她把丈夫、儿子等多位亲人送上斗争前线,七位亲人牺牲于战争时期,人们称之为“英雄母亲”。

薄薄土地上,你
顶着白花花的光站在那里
一簇簇粉红的花朵,像燕山的眼睛
生命的枝叶般红、朝气
活着的姿态,照亮燕山的死寂

没有退路,所以坚守
燕山,你的燕山
开花结果,生死相依
燕山咬牙顶住阴霾的一刻
你的伴侣,你的后代
为燕山不死
一个一个的凋零枯萎
太多的殇啊,燕山
流过的红霞,是你咬破了唇

京华英雄

□黄松柏(侗族)

暗夜里
看着长城不死的紫荆活着
看着天上明亮的启明星活着
摇曳瘦弱的骨架,坚守薄地
歌声晶莹剔透的星子在飞
清晨一叶露珠深情灵动
那不是来自燕山深处的一点精气
就是你长夜暗自滚落的一滴泪珠

燕山苦荞
一种忠贞坚韧的生命
一种永远之远的精髓

你的目光

——献给抗日英雄王波

王波,辽宁沈阳人。自幼聪颖,饱读诗

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就读北平中国大学。1937年随白乙化参加抗日先锋队,同年入党。1943年11月,在指挥密云西南香峪战斗中不幸受伤被俘,被敌人砍下头颅,他依然怒目如火,时年32岁。

目光如星
如花的年华,亲近如花的大地
苦读寒窗,松花江流过如梦的灯影
铁蹄漫过“九一八”的太阳
东三省,寒彻透骨
白山黑水的呻吟和忧愤
点燃了你的目光,你纵马而去
无边的雪野展开一条血火璀璨的路

目光如水
用一双美丽的眼睛写尽爱情的柔曼
爱妻的手在风中飘荡入梦
然后,你的目光轻轻拂过燕山

地里的麦子、玉米和那些农舍的炊烟
然后,悄悄起床,把月牙挑进水缸
把农舍院落的晨曦扫得干干净净
严寒燕山
你那八路的徽章潜滋暗长长城的阳春

目光如剑
燕山的火光把天空烧红了
燕山的血把潮白两河染红了
血火中的呼唤总是母亲和姐妹的声音
你的爱和恨白天黑夜在眼里燃烧
血红的目光早已结冰,与狼共舞
整个燕山刀光剑影
射向鬼子的恨,都是于弹和利剑
前赴后继,生死交给燕山
不屈的锐利之光让燕山生辉
一道道闪电是不灭的狂飙
长城铭刻下你爱恨的目光

目光如火
死了,依旧燃烧
怒目圆睁的头颅,敌人不敢直视
天空雷声滚过
一种浩然气息和仇恨的光芒逼近心脏
高傲的燕山挺着腰,立在天空下

印象水城

□庞俭克(壮族)

我们在互加微信时知道彼此的名字,她叫何剑春,汉族人,在乡镇文化站工作。从2013年开始,她参与搜集彩布贴花和阿索肯盘歌,这两项当年申报成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年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彩布贴花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何剑春2013年在六盘水市农民画培训班做了7天旁听生,接着又参加了市里在猴场乡补那村的培训班。2015年5月,她被县里抽来参加水城的“千米水城农民画”长卷创作,在多位老师的帮助下,她用6天时间创作了12米长的彝族婚俗长卷。大凡优秀的农民画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她的组画就是彝族生活风俗的艺术再现。一位在彝族乡镇生活和工作的汉族文化干部,创作出了反映彝族人的真实生活画卷,

“百丈瀑布天上来。水上森林誉四海。鸟飞脚下无处逮。鼓楼生在云天外。上得山坡下不来。河上修桥谈恋爱,溶洞之中建苗寨。石板上房当瓦盖。侗族大歌响中外。一杆火枪随身带。裙子超短露膝盖。镰刀剃头奇绝快。汽车专往洞里钻。辣椒专做下饭菜。山中野草当药卖。牛角做帽女人戴。隔山飞歌抒情怀,布依簸箕当画卖。银饰刺绣惊老外。”这关于“贵州十九怪”的叙述,是我在飞机配餐的包装袋上看到的。这让我对贵州的丰富文化有了更多的理解。那时我刚从贵州水城县回来。

水城之行,让我对贵州有了别样的感情。我们参观了百车河农民新村,在米萝乡参观当地少数民族的歌圩;参观了当地猕猴桃种植基地,游览北盘江;参加全国农民画开展展仪式,参观千米水城县农民画长卷;参加中国青年作家村挂牌暨“中国青年水城杯”征文大赛启动仪式……在这过程中,身处26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庭中,感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勤劳和朴实,感受到了各民族文化的融会交流。在与当地青年作者的交流中,我毫不掩饰对他们身处这块多民族聚居、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福地的羡慕。

踏上水城县这片缤纷多彩的土地,我兴奋不已,拍了一千多张照片,有山,有水,更多的是服饰不一的少数民族群众。在百车河农民新村,我给一位怀抱孩子的年轻母亲拍照。照片里的母亲,母亲的眼里充满慈祥与慈爱,小宝宝凝神远方,好像在憧憬未来。在米萝歌圩的一个凉亭旁,我拍了一位戴着头帕的布依族母亲,她的眼睛笑得眯了缝,怀抱里的孩子则对我睁着好奇的大眼睛。他们的身后,凉亭里坐成一圈的妇女们,一个个冲着镜头憨厚地微笑……她们神情自然,笑容灿烂,淳朴如这里的青山绿水,让人过目难忘。

在当地举办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大会上,庄严肃穆的彝族取火仪式开始后,身着红、黄、白三种颜色长袍的布摩队列,在深沉有力的吟诵中,护送火种缓步走向祭台。布摩队的领头是一位身着靓丽彝族服饰的女子,她神态庄重,眼神肃穆。在两天后的全国农民画展上,一位彝族打扮的女子走到我的座位旁。我认出她就是布摩队列的领队。此刻,她作为全国农民画展一等奖作者的身份来领奖。她的获奖作品是农民画《挡门酒组画》。



水城县农民画长卷

水城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由此可见一斑。

一花一世界,了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总是从具体的个体开始的。在何剑春身上,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共有的善良、勤劳、吃得苦、富于创造的品质。

回到北京,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自己拍摄的照片,回放着水城县委宣传部送给我们的制作精良的视频材料,我仿佛觉得自己还在水城,还在倾听当地人如数家珍一般,讲述水城的历史、风俗、民族语言和水城翻天覆地的变化……